



联合国



PROVISIONAL

S/PV.2740

6 April 1987

CHINESE

安全理事会

第二七四〇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7年4月7日星期一，上午10点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茨韦特科夫先生

(保加利亚)

成员国：阿根廷

德尔佩奇先生

中国

李鹿野先生

刚果

阿杜基先生

法国

布朗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劳腾施拉格尔先生

加纳

格贝霍先生

意大利

布奇先生

日本

菊地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蒂默伯耶夫先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沙利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伯奇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沃尔特斯先生

委内瑞拉

帕冯一加西亚先生

赞比亚

祖泽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7-60330/A

上午11点30分开会

向卸任主席致谢

主席：这是安全理事会四月份召开的第一次会议，我谨代表安理会成员向阿根廷常驻联合国代表德尔佩奇先生阁下上个月担任安理会主席所作出的工作表示谢意。我相信，安理会的所有成员也同我一样衷心地感谢他上个月主持安理会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卓越的外交才干和常有的风度。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1987年3月25日加蓬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8765)；

1987年3月31日津巴布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8760)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成员，我收到了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巴巴多斯、加拿大、埃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度、科威特、墨西哥、尼加拉瓜、巴基斯坦、秘鲁、卡塔尔、塞内加尔、南非、多哥、土耳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南斯拉夫、津巴布韦等国代表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安理会的议程项目。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些国家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多斯特先生(阿富汗)、朱迪先生(阿尔及利亚)、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巴罗先生(巴巴多斯)、拉贝尔吉先生(加拿大)、巴达维先生(埃及)、奥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戴斯古卜塔先生(印度)、阿希拉桑先生(科威特)、莫亚-帕伦西亚先生(墨西哥)、阿斯托加女士(尼加拉瓜)、

纳瓦兹先生（巴基斯坦）、阿尔萨莫拉先生（秘鲁）、卡瓦里先生（卡塔尔）、萨雷先生（塞内加尔）、曼利先生（南非）、库阿西先生（多哥）、蒂尔克门先生（土耳其）、乌多文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佩伊奇先生（南斯拉夫）和穆登格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了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我也要通知安全理事会成员，我收到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1987年4月1日给我的一封信，信的内容如下：

“我谨代表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根据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要求邀请以我为首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团参加安全理事会审议题为“纳米比亚局势”的议程项目。”

过去安全理事会在审议其议程项目时曾邀请其他有关的联合国机构的代表参加。按照惯例，我提议安理会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代表团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祖泽先生及其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

主席：我还要通知安全理事会成员，我收到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1987年4月1日给我的一封信，信的内容如下：

“我谨代表特别委员会，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要求邀请我们参加安理会讨论纳米比亚的局势。”

过去安全理事会审议其议程项目时曾邀请过其它有关的联合国机构的代表参加。按照惯例，我提议安理会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也要通知安理会成员，我收到了刚果、加纳和赞比亚代表1987年4月1

日给我的一封信，信的内容如下：

“我们下列署名的安理会成员在审议“纳米比亚局势”的项目的会议期间，谨要求安全理事会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西南非人民组织外交秘书古里拉卜先生发出邀请。”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全理事会决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古里拉卜先生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古里拉卜先生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我收到了科威特常驻联合国代表1987年4月2日的来信，信中说：

“我谨以伊斯兰会议组织的身份，请求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伊斯兰会议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阿迈特·安塞先生就安理会目前审议的问题发言。”

此信已作为安理会文件(S/18779)印发。如无人反对，那么我就认为安理会决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安塞先生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么决定。

安理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上的这一项目。安理会今天应加蓬常驻联合国代表和津巴布韦常驻联合国代表分别于1987年3月25日和31日写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8768)和(S/18769)中提出的请求开会。安理会成员们已经收到第S/187867号文件，其中载有秘书长关于安理会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第435(1978)号和第439(1978)号决议执行情况的进一步报告。

第一位发言者是加纳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格贝霍先生(加纳)：我请求以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现任主席的身份发言，以

便向安理会概述非洲集团成员国对纳米比亚目前局势恶化所感到的焦虑和愤慨。然而，主席先生，在这之前，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和我个人，最热烈地祝贺你担任安理会四月份主席。自从我们两国代表团成为安理会成员以来，这是加纳代表团第二次有幸在你的领导下工作，我们很高兴地接受你备受赞誉的领导。你的智慧、温和的态度以及你对安理会传统和程序的深刻了解使我们相信，安理会的审议一定会取得成功。

同样，请允许我向阿根廷的马塞洛·德尔佩奇大使转达加纳代表团对他的赞赏，因为他干练、有条不紊地主持了安理会上个月的会务。他领导安理会就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进行了非正式和正式的审议，明确无误地给人留下公平和能干的印象。我们为曾经和他一起工作过而感到自豪。

我今天是代表非洲国家集团发言。非洲国家集团痛苦地看到，自从安理会近一年半前讨论这个问题以来，纳米比亚领土内的局势恶化了。因此，联合国非洲成员国请求安理会现在对这一问题予以认真和紧迫的关注，反映了这些国家对纳米比亚深切和认真的关心。

在作出自1985年以来该领土局势每况愈下的结论时，本集团考虑到了载于1987年3月31日第S/18767号文件中的安理会的全面而明晰的报告。我谨向安理会表示，我们赞赏该报告，尤其是报告的结论，因为它毫不含糊，为安理会目前的讨论定下了调子。

秘书长在该报告中告诉我们，根据1985年对他的授权，他与各有关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磋商，以求为执行载于第435(1978)号决议中的纳米比亚独立计划铺平道路。他最后说，虽然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所有条件已经具备，但南非继续将该领土的独立与古巴部队在安哥拉的存在联系在一起的做法，构成了早日解决这一问题的障碍。因此，总的来说，从1985年以来，所有的安排都已就绪，但纳米比亚仍未朝着独立的目标取得进展。

因此，非洲集团成员国完全有理由对使该领土早日独立所必需准备工作毫无进

展而感到失望。必须注意到，尽管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继续重申支持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是该领土取得完全独立的唯一可行的手段，并时刻准备与秘书长和安理会为此目的进行合作，但南非却继续提出联系解决的先决条件，并帮助那儿的所谓过渡性政府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一直忙于以此增加该领土内的非法活动。纳米比亚人仍然处于镇压、折磨、政治统治之下，毫无自决的前途。

事实上，国际社会其他负责的成员同样对该领土的未来表示关注。非洲统一组织去年的首脑级会议毫不含糊地表达了这一关注。随后，去年于哈拉雷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上，非统组织的立场获得了进一步的支持，并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努力，使该领土立即获得独立。尽管人们普遍表示关心，尽管安理会和其他国际论坛审议这一问题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纳米比亚的独立仍然远远没有实现。

我要补充说，正是这一同样的关切，导致了1986年2月3日和4日在卢萨卡举行的前线国家外交部长与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外交部长之间的会晤。值得注意的是，外长们在联合公报中再次谴责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并重申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作为和平解决纳米比亚独立问题的唯一有效的基础的重要性和相关性。

在这种情况下，逻辑和政治常识将引导人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安理会着手处理国际社会绝大多数人关切的问题，以便实现最终和持久的解决的时候到了。换言之，面对表明纳米比亚领土和整个南部非洲次地区的局势正在恶化的所有证据，并考虑到国际社会对该问题的立场，现在的问题是，为避免发生进一步的流血事件并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安理会能够有何作为。

九年前，安全理事会商定了一个纳米比亚独立的方案。这一体现在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中的方案，是与所有有关方面进行了仔细谈判后产生的。该方案提出了纳米比亚人民将通过在联合国监督下的公平和自由选举实现独立的所有方式。该决议至今仍未得到实施，这对安理会或国际社会来说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人们还记得，安全理事会于1985年6月通过了第566(1985)号决议，除其他事项以外，该决议指出，南非选择一种用来挑选该领土立宪议会成员的选举制度是唯一悬而未决的条件，必须加以满足，以便为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妥为安排第435(1978)号所提及的措施铺平道路。安理会进一步要求南非在这一方面与它和秘书长合作，否则，安理会将立即开会，根据《宪章》第七章考虑对南非采取行动。南非不顾该决议提出的明确要求，继续故意拖拉，也许它十分明白，它有势力强大的朋友保护其利益。

由于安理会商定和接受的解决计划未能得到执行，安理会的信誉和权威受到严重挑战，面对这一情况，安理会显然处于瘫痪状态。非洲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以期将这一问题坚定地重新列入国际社会的议程，并要求该领土立即获得独立。

因此，今天的会议是非洲统一组织及其不结盟运动的同事们为使国际社会——特别是南非的朋友再次体认纳米比亚人民深切的沮丧和怨恨心情所作的又一次努力。要求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提醒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机构——即安全理事会，在对国际和平如此严重的威胁面前，说服南非的谈判和试图持续的时间太久了。

第二，非洲理事国要强调指出，已经明确无误地证实，纳米比亚独立的主要障碍是南非在所谓“建设性接触”政策的倡导者的令人遗憾的援助下拒绝执行安理会决议——特别是第435(1978)号决议。

第三，我们要指出，安全理事会仍然在道义和政治上对纳米比亚负有责任，安理会现在应该采取果断行动，确保该领土人民毫不拖延地获得独立。

联合国非洲会员国意识到，南非将再次对古巴部队在主权安哥拉的存在大惊小怪，企图以此拖延第435(1978)号决议的实施。然而，我们坚持认为，这种考虑与该领土的独立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所以在这场辩论中应该断然加以拒绝。我将不重复赞成这种拒绝的论点，因为这可能会在无意之中使某些人得出结论，说联

系解决办法仍被承认是一种合法的先决条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

此外，由于安理会本身在其第539(1983)和566(1985)号决议中明确表明了在这问题上的立场，它今天必须抵制诱惑，不重新提出它已经裁定为与正在审议中的问题无关的问题。不管怎样，必须明确地提醒南非，在目前安全理事会的辩论中，安哥拉没有在受审。古巴没有在受审。有待裁决的是南非自己背弃了国际社会对它的委托。

纳米比亚迟得不到独立的另一个令人不安的方面是，现在还在为南非创造时间和条件继续掠夺纳米比亚的财富和自然资源。令人深感为遗憾的是，一些现在声称反对南非在纳米比亚推行的政策的联合国会员国，却是特别是基地设在这些国家管辖范围内的强大的跨国公司对该领土无情地密集剥削的受益者。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在1986年6月9日的一份关于在纳米比亚经营的外国经济利益集团活动的报告中十分详细地表明了国际合作网掠夺纳米比亚财富的程度，这一合作网在很大程度上使南非对纳米比亚独立问题采取强硬的态度。例如该报告第18段就颇有启发：

“在纳米比亚经营的外国经济利益集团既没有将其巨额利润的一部分重新投资于该领土以促进发展，也没有试图使纳米比亚经济的不同部门结合成为一个整体。结果是，它们在纳米比亚的非法活动在该领土上强行建立了一种完全不平衡、畸形的，和依赖于进口外国商品的典型的殖民经济。此外，这种活动不仅继续加强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并使之长期化、而且还鼓励种族隔离政权硬化其对纳米比亚解放采取的不妥协态度。”(A/AC.131/203.第18段)。

我们无法谈论支持纳米比亚的独立而同时与南非在商业企业方面合作，因为大会和国际法院的绝大多数表决都宣布南非在该领土上的存在为非法。两种立场是水火不相容的。或许应再次提醒那些得到这些跨国公司拥护对其管辖的会员国，再不约束跨国公司在纳米比亚的活动，将严重破坏安理会的努力并扩大其非法性。



面对促使纳米比亚独立的明确要求，安理会能够采取什么行动呢？非洲会员国认为，安理会应增加对南非的压力，以立即结束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这种压力只有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种族政权采取全面和强制性制裁的形式才能行之有效。该行动不仅会孤立种族主义政权，而且将迫使它在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上进行合作。这不是新的概念；它已在第566(1985)号决议第13段中得到考虑并提出警告，安理会在其中指出：

“强烈警告南非，尚若其未能如此，则将迫使安理会立即召开会议，考虑根据《联合国宪章》，包括第七章采取适当措施增加压力，以确保南非遵守上述决议；”

根据上述事实，安理会现在应执行这一决定，以履行它在该问题上的责任。

还应加以解释，《宪章》第七章所述的使用制裁方法，将不会取消第435(1978)号决议规定的行动。相反，我们坚信它将迫使南非对充分和尽早执行决议的条款给予支持。

制裁将使纳米比亚人受害的论调，不会再受到安理会的严肃考虑，不仅因为它已受到纳米比亚人的多次反对，而且这只是南非人用以争取时间的间接手段。

最后，我想指出，尽管《宪章》有所阐述，尽管安理会通过了数项决议和决定，并且国际法院也表示了明确意见，然而纳米比亚仍处于被桎梏之中，非洲集团对此感到痛心。实际上，自本组织自己解除南非对该领土合法管理之日起，纳米比亚人民一直盼望着独立。安理会是各国人民寻求正义、和平与安全的最终希望，因此必须对以种族隔离为代表的罪恶势力采取有利于正义的行动。纳米比亚的未来，长期来一直成为冷战利益与争夺用以进行讨价的工具，而纳米比亚人民，必须给予机会成为纳米比亚人，并与各国人民成为朋友。

另外，非洲国家代表团愿重申，明确支持联合国成为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论坛。在过去在其他论坛进行尝试所花费的时间，不幸只产生了微不足道的效果，不能再

这样发展下去。因此，我们恳请安理会根据《宪章》第七章履行其职权，对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以对南非施加压力，使其对执行435(1978)号决议进行合作。非洲集团愿在此行动中给予安理会以全力支持。

主席：感谢加纳代表对我说的友好之词。

下一位发言者是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祖泽先生，我请他发言。

祖泽先生（津巴布韦），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主席先生，我愿代表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祝贺你担任安理会4月份主席职务。我相信，你著名的外交技艺和你对纳米比亚问题的了解，将大大有利于这次辩论的圆满成功。

我还愿向你的前任、阿根廷大使德尔佩奇大使表示赞赏，他有力地指导了安理会三月份的工作。阿根廷同意作为东道国于本月晚些时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主持一个关于纳米比亚的讨论会，这证实该国坚决拥护纳米比亚的独立。

主席先生，我愿感谢你 and 安理会其他成员能够响应我们的请求，参加这一重要的辩论。

我们纳米比亚理事会赞赏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为结束南非继续占领纳米比亚而做的不懈努力。我们认为，他的艰难任务需要安理会所有成员国和联合国其他会员国的无条件的支持。我们还赞赏安理会成员面前的载于第S/18767号文件的他的报告。安理会第566(1985)号决议特别授权秘书长，与南非立即恢复接触，以使其选择在纳米比亚进行选举所用的选举制度。我们现在须严肃对待的课题是安理会能否已具备开始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进程。我们必须质问安理会为何不能进行人们所期望的工作。

秘书长向安理会报告说

“安理会成员都知道，1985年11月就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设想的选举所采用的比例代表制已同有关各方达成协议。这项协议意味着有关联合国计划的最后一个悬而未决问题已获解决。（S/18767，英文本，第31段）

就联合国而言，没有未决问题的存在——甚至阻挡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因此，我们纳米比亚理事会期望，安理会将采取必要步骤，结束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我们认为，安理会在履行《宪章》所规定的责任中，必须要求南非完全充分遵守安理会一切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决议和决定。

在制造象联系解决办法这样的毫不相干和风马牛不相及的人为障碍方面浪费了太多的时间。联合国已谴责联系解决办法为不成其为一个问题的问题。看到安全理事会成员借口经济和意识形态的需要来蔑视这一重要机构的各次决议，这是不堪设想的。只要安理会决议得不到执行，其声誉确实值得怀疑。这对秘书长为实现纳米比亚独立而做出的努力是个嘲弄，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纳米比亚人民正确地联合国所寄予的信任。安全理事会对纳米比亚人民负有庄严的责任，安理会成员不应允许自私自利来破坏国际社会的集体努力。

安全理事会未能采取果断行动更加剧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顽固立场。长期以来，南非一直在寻求绕过第435(1978)号决议的办法。他们利用各种服从南非利益的傀儡集团来安排“内部政治解决”；但这些解决办法没有得到当地或国际上的承认。这些傀儡的绝望企图不仅没有获得尊重，而且纳米比亚人民觉察到，这些南非代理人在管理该领土方面，既没有远见，也没有权利。

南非继续维持十多万占领军的事实表明了其维护种族隔离和纳米比亚现状的企图，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在纳米比亚的一切迹象表明，南非对实现纳米比亚独立而采取的任何行动一概不感兴趣。对话和友好说服没有能够使比勒陀利亚的布尔人认识到有必要听取理智的声音。恰恰相反，南非当局为了巩固其在纳米比亚的地位不惜使用暴力手段。南非不仅在纳米比亚维持大量军事部队，而且还在安哥拉南部部署野战部队。

南非对联合国的傲慢态度令人沮丧，不能再容忍这种态度继续存在。联合国过去曾军事干预过朝鲜、中东、尼日利亚和当时的加丹加。是什么阻碍着联合国将顽抗的盗匪从纳米比亚铲除？

我们知道答案所在——我们也许知道。公共关系机器厚颜无耻地告诉全世界，南非在纳米比亚是因为它受委托管理该领土；其统治防止了派系骚乱；全世界需要只有南非和多国公司有能力和技术生产的贵重矿产；这提供了一块没有共产主义的地带，等等。

这种公共关系宣传的成功不仅使人承认，南非在其非法占领和继续盗窃行为中有权要求联系解决的条件，而且还在没有同样成功的公共关系宣传的情况下获得了一定的信任。

这就是在利润与供求关系借口下的国际丑闻；这就是巨大的盗窃；这就是被非法占领的一个国家；这里的人民被剥夺发展与公正的权利；这就是南部非洲棋盘上一名小卒——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牺牲不幸和没有代表权的纳米比亚人民利益上而获得的。

如果全世界不了解20世纪最大的海盗行为，第435(1978)号决议就可能被视为儿戏，南非就可能也许是代表着同情它的国家继续在谈判游戏中取胜。

安全理事会有权干预国际和平与安全遭到威胁的局势。《宪章》的条款对这类行动有所规定。

例如，安全理事会能够援引《宪章》第七章对无视国际法和准则，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威胁的任何国家采取行动。我们要求安理会援引并执行这一章，通过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采取全面强制性制裁措施的决议，以迫使南非当局放弃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我请安理会各成员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为了纳米比亚的独立做出一点牺牲。朋友原因、经济考虑和种族偏见等都寿命有限，不应阻碍实现和平与安全的主要目标。

我们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赞赏美国国会对种族主义南非采取有选择制裁的作法。但我们感到失望的是，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蔑视这些措施。我们知道，南非航空公司飞往一个安全理事会成员国的航班由三次加至四次。该成员国还违反现存的

武器禁运向南非出售潜水艇图纸。这些行动表明，在执行那些哪怕是一致同意的决定方面也缺少诚意。我们谴责这种虚伪。

最后，我们呼吁那些反对采取全面强制性制裁措施的安全理事会成员国重新严肃考虑他们的立场，因为这是使南非和纳米比亚产生积极变革的唯一和平有效途径。安理会必须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必要措施，阻止在纳米比亚和南非即将发生的灾难；我们认为现在就应该这样做。

主席：我感谢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外事书记西奥本·古里拉布先生阁下。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他参加会议。我现在请他发言。

古里拉布先生：我非常高兴地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中央委员会和其领导同在我之前发言的代表一道热烈祝贺你担任4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并向你表示最美好的愿望。

我们都了解你作为一位杰出外交家的伟大品格和成就。伟大的保加利亚及其人民是我们的朋友和支持者。因此，我们感到鼓舞的是，期望你将会为我们所进行的辩论获得成功的结果提供明智而有效的领导。

主席先生，如果你允许，我也想感谢你的前任，阿根廷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塞洛·德尔佩奇博士。他上个月果断地以极大的政治技巧主持了安理会目前的紧迫任务，对此当之无愧。

今年以来，作为其紧迫工作的一部分，安理会已审议了南部非洲紧张局势最严重方面中的两个问题。二月份，安理会曾就种族隔离南非存在的不幸和爆炸性的局势进行辩论。同过去的多次辩论一样，那次辩论集中在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所犯下的罪行及该制度造成的无穷痛苦上面，一方面讨论了人民的抵抗，同时也谈到了世界对他们的声援，并再次呼吁立即和无条件地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及其它所有政治犯，要求对由目前在我们地区推行罪恶的战争、死亡、破坏与黑暗政策的人及前纳粹合作者统治的傲慢、遭人唾弃的那个国家实施全面和强制性的制裁。

那次辩论清楚地证明，大多数安理会成员国的政治意愿和决心是支持针对比勒陀利亚通过强硬和适当的决议。令人遗憾的是，最后结果又一次使人失望。美国和联合王国再次投了否决票，打击了安理会大多数成员国的意愿，反而选择了孤立地维护种族隔离的作法。今年再度成为安理会成员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在该次辩论中投了对该政权表示声援的反对票。我在后面还要谈及这一点。

此时此刻，我们只需说，这些国家的公民最近在大街上示威，同全球性的要求制裁种族隔离南非的运动遥相呼应，要求本国政府停止支持和鼓励罪恶的博塔政权。他们同我们一样，对这些顽固不化的国家所采取的行动和提出的违反逻辑的说法感到极表痛心。南部非洲种族隔离、博塔的破坏性战争与政治暴乱的受害者的真正朋友是他们，而不是他们的政府。

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通过其三月份主席、加蓬常驻联合国代表劳伦·马利埃·比弗特先生要求召开本次重要会议，审议纳米比亚问题。津巴布韦常驻联合国代表穆登格博士也代表不结盟运动向安理会主席发出了内容相似的信件。因此，本次辩论审议的是安理会今年以来讨论过的与南部非洲有关的两个紧迫问题中的第二个。

在这方面，我深深感谢几位在我之前发言的代表雄辩和严肃地提出了问题，并加以阐述。我尤其要赞扬本月份非洲国家集团主席、加纳常驻联合国代表维克托·格贝霍先生以其特有的详尽、干练地在安理会将问题摆出。同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赞比亚的彼得·祖泽大使令人信服地重申，该理事会将加倍努力，以加速纳米比亚独立，并表示该理事会对某些西方国家及其跨国公司继续破坏我们的自由，掠夺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所抱有的强烈愤慨。我同他们一道，敦促安理会从本次辩论一开始就根据《联合国宪章》，特别是根据其各项决议，包括第385（1976）和435（1978）号决议，充分地负起自由的职责。

在此，我还必须以个人名义感谢刚果、加纳和赞比亚代表团为西南非民组参加本次辩论提供了便利。我感谢主席及安理会其他成员应他们的共同要求，邀请我在此发言。

为何这一项目被无数次地列入安理会的议程？换言之，在此1987年，我们何以还要在此讨论这一同样的纳米比亚问题？

答案很明显：我们在此开会是因为纳米比亚仍未获得自由！联合国早在二十多年前即对我国和我国人民负起了直接责任，但我们依然被比勒陀利亚政权非法占领。该政权依靠大量军队和暴力镇压来维护其在我国的殖民统治。

我们来此，是由于八年前，安理会通过了第435(1978)号决议，人们曾认为该决议将是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所有决议中的最后一个。

那一为人们大量谈论、由西方国家提出的决议当时——即1978年——似乎为民主与和平地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带来了希望，我们认为，今天依然带来希望。该决议规定，首先应由西南非民组与南非签订停火协议，在负责过渡时期工作的联合国过渡援助小组和秘书长特别代表到达时，在联合国的监督与管理下，在纳米比亚举行自由与公正的选举。

除了到这里来，我们还能到哪去呢？如果不是安理会，联合国中还有哪个机构能够监督立即和无条件地贯彻体现了有关纳米比亚的国际协商一致意见的精神和意图的第435(1978)号文件？现在为时已晚。因此我们来到这里重复这一可悲的故事，因为这一决议仍然没有得到贯彻是对安全理事会本身权威的公开挑战。

比勒陀利亚反复表明不愿继续执行决议。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比勒陀利亚对联合国的顽固、傲慢和敌视行为，它完全不顾我们人民要求自由和掌握自己命运的合法愿望。自从1946年篡权者们最初企图吞并纳米比亚以来，这已经成了比勒陀利亚历届种族主义政权与联合国打交道的肮脏记录。

比勒陀利亚在这方面不可思议的政治伎俩和声称心甘情愿并抱有诚意的装腔作势的假话在目前阶段骗不了任何人。其记录白纸黑字，是无法辩解的。但比勒陀利亚并不是唯一有此恶行的国家。某些其它国家的合谋与恶意也必须加以揭露和谴责。

除了南非种族主义在纳米比亚的所有罪行和阴谋诡计之外，今天最为卑鄙和正

给我们人民带来苦难的是在纳米比亚问题中引进一种两面三刀不择手段的政治，结果永久推迟我们的自由。

我们谴责那些不思悔改的西方国家。这些国家推行旨在永久维持对世界的统治和对原材料及战略矿物的控制的臭名昭著的政策，仍然竭力实行非洲命该如此的信誉扫地的帝国主义理论。它们自己的种族主义历史和数世纪来对非洲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记忆，还有对共产主义在南部非洲扩散的根本不合理性的恐惧，使它们的一些领导人的思想变得如此的虚弱无力，以致于他们处理政治冲突完全是依据世界上只有好人和坏人这种歪曲的观点。他们不去理解各地被压迫和被剥夺的人民正为争取在自己国家中统治自己的与生俱来的权力进行斗争和作出牺牲的事实。

我们确实非常遗憾地注意到，除其他方面外，纳米比亚主要被压迫者和剥削者看作是所谓南部非洲巨大战略矿物宝库的一部分。这显然是我们问题的一部分。哪里有财宝，哪里就有资本主义剥削者贪婪地追名逐利。这一恶毒观点由于同样错误的意识形态诡计而更加险恶，因为这种诡计不想让某些西方国家中的死硬派领导人对结束种族隔离和实现纳米比亚独立作出有意义的贡献。相反，我们认为，西方盛行的信条是加强所有旨在破坏要求变革的南非和纳米比亚民族解放运动的罪恶企图，主张永久维持现状。

这已是老一套，把对矿藏的权利和牟取暴利的考虑置于政治解放和人类进步之上。对这种两面三刀的欺诈行为我们总是毫不犹豫地加以揭穿和谴责。

有人可能认为我的话不太符合公认的外交辞令或者认为我用辞过于激烈。如果确实有人这样认为的话，我这样用辞是存心的。试问哪一种更坏？我口头上抗议继续奉行欺骗政治和永久拖延我们的独立，造成对纳米比亚无辜男女老少的毫无意义的惨杀，还是一些西方常任理事国和其他南非种族主义支持者在安理会中一再重复的卑劣行径？如果我不这样说，我就不配作为我在这里代表他们的斗争中的人民的发言人所应负的庄重职责。在我们的人民有机会行使不可剥夺的自决权以前，这将是我们的态度。如果没有自决权，并面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西方支



持在纳米比亚问题上持续起着的消极作用，我们将继续响亮和明确地大声抗议，我们将继续指名道姓地谴责罪犯。

在1977年——大约就在一年的这个时候，早春的时候——美国、联合王国、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加拿大发起了就广为宣传的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西方外交倡议。它们自称是纳米比亚问题的接触小组，声称它们的任务是协助联合国在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决议的基础上加速实现纳米比亚独立，该文件包含使我国和平与民主地过渡到建国的所有基本内容。

就象现在一样，除了加拿大目前不在这里，这些国家当时都有代表出席安全理事会。十年过去了：纳米比亚仍然没有获得自由，与第385(1976)号决议一样批准联合国纳米比亚方案的第435(1978)号决议仍未得到贯彻。随着“西方五大国”所起作用的矛盾开始上升和谈判进程获得自己的动力，该小组慢慢地而不是必然地失去了与纳米比亚当地局势的任何适当的接触。

1977年，卡特政府在华盛顿掌权。我们欢迎该政府官员提出一项以保护人权的原则为基础的新非洲政策。我们认为，华盛顿新人物至少带来了崭新的政治风格。

然而，与此同时，所谓“接触小组”的组成国家却无法使我们予以信任和相信。我们怀疑这些国家是否有能力在纳米比亚问题上公正地发挥政治中间人的作用。我们认为它们是种族主义南非的朋友，它们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并不是同我们的人民的利益相一致，而是与比勒陀利亚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在联合国的投票记录就是明显的证明。我们当时就对它们这样说，——并且继续对它们这样说——我们也再三把这一观点告诉了自己的支持者和朋友。

实际上，使我们在表明抗议的同时参加谈判进程有四项基本考虑，我们认为，这四项基本考虑相互关联，提供了决定性的必要保证。

一，西南非民组一贯认为，谈判是加强武装斗争的结果。在这一前提下，我

们认为政治、军事和外交行动，三者是互为补充而不是相互矛盾的。我们一边谈判、一边继续战斗，直至对方——即博塔法西斯政权——同意签署一项停战协定。想要我们放下手中武器的人必须有勇气和信心首先说服博塔政权放弃军事解决的手段，避免使用暴力并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

二，我们承认联合国在所有旨在加速实现我们自由的努力中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这场努力将在联合国的范围内进行并以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决议为基础，这使得我们感到鼓舞。

三，在谈判进程中，前线国家将会提供非常需要的制止后退的保护，这使得我们进一步放心。

四，作为我们人民的唯一、真正的代表，西南非民组将作为代表我们人民利益的一个正式成员参加谈判并表达他们的观点。

这就是西南非民组在1977年签字并同意与目前已经破产了的西方接触小组打交道，并通过接触小组同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打交道的过程。种族主义分子试图避免同我们直接接触。

有时，一个斗争中的人民领袖根据需要在谈判桌旁坐下，与魔鬼进行谈判，这并不是屈服而是政治家的行动，以争取自由，结束人民的苦难。因此，我们一再正式地呼吁比勒陀利亚与我们一起坐下来谈判，作为开始执行进程的第一步。今天，我在此再次发出同样的呼吁。

此外，现在请允许我简要地概括一下1977年我们地区有关事态的发展，以及我们的看法，即这些发展如何形成西方纳米比亚战略的一个核心考虑。

接触小组是在革命力量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两国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产生的。爱国阵线战士长期、有效的军事行动使得索尔兹伯里的史密斯—穆佐雷瓦集团处境危险，它脖子上的绞索拉得越来越紧。正是亨利·基辛格先生1976年访问非洲时亲自使种族主义傀儡集团看清了这一现实。

1976年的索韦托大屠杀使得局势极化，促使南非青年和学生提高了政治觉悟。他们决定离开南非去接受军事训练，以便拿起武器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军事组织“民族先锋”的战士。

在纳米比亚，许多方面都出现了使武装斗争进一步升级的条件。为此，西南非民组领导向它的军事机构——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在国内开展军事行动，对人民进行政治动员的具体指示。最后，前线国家组成了一个有效的政治力量，决心在寻求实际解决这一地区问题的任何认真努力中积极地发挥作用，特别是解决自由战士所进行的有关解放斗争的问题。

我相信，对当时南部非洲地区以及相关的重大发展的简要概括为理解西方的外交倡议和西南民组当时和现在的立场提供了背景。

人们对我所概括的具体细节或进程中有关各方的用心可能会有某些异议。但是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事实，那就是第435(1978)号决议仍然没有得到执行。西方接触小组已经破产，自杀身亡。接触小组的某些主要成员态度大转变，着手篡改由它们自己设计产生的决议，进而暴露了它们缺乏诚意，不愿施加压力，迫使比勒陀利亚执行决定。

这种缺乏诚意和虚伪的行径证实了我们当初的怀疑与勉强从事。1977年发起的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西方外交倡议一阵大受赞美，却未能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目标。现在回顾起来，整个过程似乎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计谋，其真实目的在于制止接触小组某些成员视为南部非洲局势不可接受的、来势凶猛的激进化。它们中间某些国家最担心的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性政治以及莫桑比克、安哥拉决定选择社会主义转变的道路。它们认为，这种所谓的政治激进化的发展和社会主义转变的萌芽将不利于这一地区的资本主义利益，并将威胁到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的生存。这样，1977年提出的一项拯救纳米比亚被压迫人民的行动方案实际上却是一场阴谋维护现状的抢救活动。

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表明进展的情况。我们仅有的只是惨痛的记忆：卡辛加大屠杀、奥希库库大屠杀以及其它许多同类的事件，博塔政权及其在纳米比亚当地的武装代理人对我们的人民施展暴政。

回顾过去的十年，我们看到的是一片废墟，遍地都是破碎的广告牌，这种景象使我们想到谈判进程中所用的外交语言的演变是何等的惊人。1977年春，我们开始介入“就会谈进行的会谈”，逐步发展到“探索性的会谈”。1978年9月在进行几次“间接会谈”之后通过了第435(1978)号决议。1979年我们前往日内瓦进行“高层同时磋商”，1981年我们又在日内瓦参加“执行前的会议”，此外，我们还参加了“建立信任措施”等活动。里根政府上台之后，我们看到有人强加“分阶段谈判”的想法以及随之而来的“检查清单”和“私下谅解”的概念。此外，美国的破坏性政策，即所谓的“建设性接触”和“联系先决条件”的政策已经成了这种迷人词汇的组成部分。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还能看透这种混乱的语文游戏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我们使自己的运动完好无损，并且成功地挫败种族主义南非及其帮凶企图改变纳米比亚殖民地冲突的解决办法的种种尝试。他们企图撇开西南非人民组织和联合国，左右讨论，使之脱离纳米比亚独立的核心目标，就好象这两个组织是纳米比亚举行自由公正选举的障碍似的。

博塔政权经常使用，其海外支持者和同情者总是抓紧不放另外一个类似的伎俩是“傀儡因素”。这个没有得逞，但仍然坚持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站得住脚的傀儡集团，作为正在为争取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实现真正独立而斗争的西南非人民组织这个人民运动之外的一个政治选择，在纳米比亚的情况下这显然是一个矛盾。为此，已经浪费了数千万兰特的资金，设立了一系列的伪政权机构和傀儡集团，包括1985年6月17日在温得和克设立的傀儡政权。使人们感到憎恨的不光是比勒陀利亚的意图及其政治诡计，而是某些西方国家及其新闻媒介，它们不

是驳斥这种虚伪的阴谋，而是将此作为可行的政治选择，结果是把这荒唐古怪的行径当作有重要意义的事态发展，这样进一步拖延了我们早就应当实现的独立。我知道，在这次辩论中，布尔人共和国的发言人将会再次叫嚣漫骂，而有些人又会加以赞扬。

我们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申诉是直截了当的。我们认为，现在安理会唯一能够采取的是合乎逻辑的合情合理的行动：我们敦促安全理事会立即无条件地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并且根据《宪章》第七章对种族主义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以此作为进一步的必要的与和平的压力，迫使南非开始执行这项决议。

我上面提出的问题突出地表明我们的人民对无休止的屠杀、政治上的混乱和外交上的僵局采取了忍耐的态度。对于那些主要图谋我们的财富，靠纳米比亚人民的血汗获取利润的人来说，我们人民的痛苦并不算什么。我谈过以前那个接触小组的成员背信弃义、言行不一、不可信赖，其中的某些成员，主要是美国、联合王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阻碍第435(1978)号决议的执行，反对制裁措施。我也指出过，要求制裁种族主义南非的呼吁是一项全球性的呼吁，已经形成一股强有力的世界潮流，正在冲击种族隔离的南非。现在，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这股潮流。随着世界各国人民不断加强自己的力量，这股潮流也将继续加强，直到最后摧毁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

必须说明美利坚合众国放弃其联系的先决条件，因为这种做法束缚我们的自由，并且促使种族主义南非狂妄地采取搪塞推诿的立场。西南非人民组织毫不犹豫地强烈谴责和反对这种邪恶的联盟。我们知道英国同这个种族隔离国家在经济上、财政上和历史上的联系到达何种程度，但是，如果英国的政策是为了其公民工作的稳定以及在南非和纳米比亚的投资中获得利润，难道今后就没有这种考虑的余地吗？

我特别要认真地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说几句话：德国对我国的殖民地统治仍然在我们人民当中留下惨痛的记忆。我们大家都带着种族灭绝政策的伤痕，由于这种政策，造成了在纳米比亚的社区大规模地遭到灭绝。我们作为领导人不会忘记

我们历史上这种充满恐怖的暗淡篇章。我们将让我们的后代记住这些情况，以免后代指责我们忘记了民族，没有从反面经验中了解到种族优越论造成的罪恶。我们今天正在进行斗争反对种族优越的其中一种形势，即种族隔离制度。

同样，作为一个斗争中民族的领导人，我们西南非人民组织几年前就决定同波恩当局建立联系，以寻求目前谅解和今后合作的基础。在我国有德意志血统的纳米比亚人，在黑人社区也有其它血统的纳米比亚人，有混血的儿童。这些重要的原因促使我们不会让自己永远受到过去恐怖的束缚。我们认为，过去几年已经有了进展。波恩当局，特别是外交部是愿意合作的。但是，今天一切都丧失了。目前波恩的政策变得越来越不利于纳米比亚人民的利益。波恩现在公开同比勒陀利亚政权勾结，向傀儡集团提供财政支持，帮助破坏第435(1978)号决议。

波恩正在设想成立一个两党委员会。该委员会将完全负责为推动实现我国独立而给予纳米比亚的所谓发展援助。我们对此表示谴责和拒绝。局势十分糟糕我有责任向安理会说明。

安理会已收到载于1987年3月31日第S/18767号文件中的秘书长的报告。我借此机会再次赞扬秘书长不懈地进行努力，促进纳米比亚的事业，特别是并为早日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加倍努力。我们从报告中看到，报告重申了一个著名的立场，即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愿意开始执行的进程。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族主义南非和美国政府坚持联系解决的先决条件，他们无法向前迈进。联系解决的先决条件一直受到安理会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的拒绝，仍然是阻挠着我国实现自由和独立的主要障碍。我们将继续谴责那些进行这种阻挠的国家。

最后，我谨作以下声明：和各地被压迫人民和被剥夺人民一样，纳米比亚人民有一项不可逃避的义务。一项神圣的义务，那就是决不把自己的解放事业交给别人而是要成为自己爱国事业中忠心耿耿的爱国者。这就是我们历时一个多世纪的反殖斗争的遗产。我们已经在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下，拿起武器与比勒陀利亚法西斯主义及其庞大的占领部队战斗了二十多年。我们现在仍然要在这儿向你们讲述有

关我们人民不可战胜的精神，有关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战士们英勇斗争的故事，这必须被看作是证实了我们准备继续战斗，不管代价如何，直到取得最后胜利。我们的人民解放军继续使敌人蒙受惨重的伤亡，击落他们的战斗机和直升飞机。不管实现不实现制裁，我们终究会很快、而不会是在很久以后取得最后胜利。安理会和西南非民组、纳米比亚人民以及世界其他人民一样，负有重责减少取得这一胜利所要付出的生命代价。

安理会通过全面和强制性制裁将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一种可怕的前景，即更广泛的军事冲突，人类苦难和恶化的种族关系。我们将最终能够指望开始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历史将记录下，西方国家兜了一个圈子，终于加入了安理会争取纳米比亚独立的共同努力，从而有助于证明联合国继续行之有效。

主席：我感谢古里拉布先生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南非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曼利先生(南非)：主席先生，我代表南非代表团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安理会现在开会不是审议国际社会如何能够帮助改善西南非洲/纳米比亚居民的福利，而且审议实现进一步的惩罚措施。这些措施一旦得到执行，必将危害该领土的经济和人民的福利。正如审议西南非洲/纳米比亚问题时司空见惯的那样，《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将遭到忽视，阻挠着解决长期存在问题的实际问题将不会得到处理。

南非政府一再声明，它准备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并实现国际上承认的西南非洲/纳米比亚独立。谈判记录表明，拖延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责任不能归咎于南非或该领土的居民。

事实是，阻挠西南非洲/纳米比亚独立的唯一障碍是缺少从安哥拉撤出4万多古巴部队的承诺。这一点应该得到明确的申述和承认。

安理会成员将注意到，在没有恫吓条件下在西南非洲/纳米比亚举行自由公正

选举是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怎么能够想象在如此庞大的苏联代理部队存在的阴影下在该领土举行自由选举？这样想是毫无道理的。南非不会放弃其对该领土居民的义务。它不会单方面舍去该领土的人民，让他们受命运的摆布。

为了维护本理事会的信誉和道义，安全理事会必须冷静公正地审议最近事态发展，开始和平解决问题的过程。

不到一年前，有人提出倡议打破该地区古巴部队存在的僵局。该倡议引起博塔总统提出建议将1986年8月1日定为开始执行基于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解决方案的日期，但在此之前，必须就古巴部队从安哥拉撤出问题达成坚决而令人满意的协议。

该建议是促进解决问题和重新开展谈判进程的一项认真尝试。该建议得到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在内的广泛欢迎。然而，苏联表示不愿支持西南非/纳米比亚和安哥拉的和平进程。1986年3月18日，罗安达的安哥拉解放运动政府放弃了古巴撤军原则，宣布它愿意为实现西南非洲/纳米比亚独立做出贡献。但是，安哥拉解放运动政府没有为此采取任何具体措施。恰恰相反，苏造军事供应和武器供应源源不断地大量流入安哥拉。

由于其他国家，特别是罗安达安哥拉解放运动政府缺乏类似的决心，因此，南非为表示诚意和为解决西南非洲及纳米比亚冲突承担坚定的义务所作的好意的尝试失败了。

南非外长博塔先生在1986年7月28日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中强调指出，南非不相信西南非洲及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和独立权利会无限期地被剥夺。该领土人民渴望迅速实现这一目标，南非赞成早日实现这一目标。

无端指责南非对西南非洲及纳米比亚未来怀有险恶用心，这经常是关于该领土未来的国际谈判的特点。国际社会某些成员进行的这种复仇性指责，反映出他们根本不关心该领土人民的福利，不考虑西南非洲及其纳米比亚的现实。



事实是：南非正在协助该领土保护其人民免遭来自安哥拉领土的武装袭击，这些袭击是由那些想要通过武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西南非洲及纳米比亚居民的人搞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准备对西南非洲及纳米比亚居民采取恐怖行动中得到安哥拉武装部队和驻扎在该国的古巴部队的积极支持；南非对该领土人民的物质福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并且每年提供财政援助以确保该领土行政当局不受干扰地行使职责；南非对西南非洲及纳米比亚的运输、教育、医疗和它们领域提供援助。

多年来，在联合国各个论坛就西南非洲及纳米比亚问题进行了辩论。安全理事会又再次讨论这个问题。将在这场辩论中提出的论点和所建议的行动都不是新东西。制裁肯定将使问题恶化。制裁还将打击该领土人民的愿望，并对为解决该问题所作的真诚努力产生消极影响。此外，制裁还将拖延该领土最终实现独立。

认为制裁将对局势产生积极影响，是一种虚伪的、危险的、冷酷的设想。这种设想是虚假的，因为它没有针对在这一问题中对西南非洲及纳米比亚和南部非洲都至关重要的真正问题。这种设想是危险的，因为惩罚性措施将加剧该地区的紧张局势。这种设想是冷酷的，因为受到影响最大的正是这种行动声称要援助的人民。尽管近几年来遭到严重干旱，但该领土人民仍然有饭吃，他们的医疗需求得到满足，儿童能够上学。纳米比亚人民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他们生活得很好。

多年来，南非每年向该领土提供直接和间接的财政援助，并承担了在该领土发展尖端的基础设施所需要的大部分财政负担。

如果安理会决定对西南非洲及纳米比亚实行制裁，由此造成的后果将不仅仅局限于该领土或南非境内。制裁除了将对该次大陆的其他国家产生经济影响之外，而且还将削弱南部非洲所有国家抵制那些不把南部非洲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的人进行的外国干预的能力。

这些是安全理事会成员在审议这一问题时必须考虑的一些令人不快的事实。南部非洲国家同样必须注意到这些现实。那些没有被导致企图孤立我国的偏见和先

入之见所蒙蔽的人一定应该清楚地看到正在南部非洲发生的真实的戏剧性事件。大家谅必明白，南部非洲任何地方的经济混乱将是该地区更加险恶的计谋的必然前奏曲。古巴远征军驻扎在安哥拉境内，在苏联军事顾问的指挥下，这支部队有系统地准备在战场上发动进一步袭击。经济因制裁而受到削弱的邻国最终必将垮台。

南部非洲领导人正视现实的时候到了。南非仍然准备与那些承认该次大陆所有国家的利益决定着和平、稳定、发展和繁荣取决于我们自己解决分歧的南部非洲领导人进行商谈。最终将由西南非洲及纳米比亚人民自己来决定他们国家的未来。

不能指望西南非洲及纳米比亚无止境地等待独立。如果为打破目前谈判进程中现存的僵局所作的其他努力因在古巴军队撤出安哥拉问题上缺乏明显进展而失败的话，南非政府和其他方面将不得不考虑采取可选择的手段，以便为该领土实现国际公认的独立。

主席：由于时间不早了，我打算现在休会。征得安理会成员的一致意见，继续审议该议程项目的下一次会议将于今天下午3点30分举行。

下午1点15分散会。